

隸

韻

隸韻攷證卷上

大興 翁方綱

上平聲

一東

韓勅碑陰東字頂上一點不至如此太斜中間左直之起處不如此太曲下二筆非如此圓注

婁壽碑蓬字右上小捺不如此出波尖凡一字之內上下有似右捺放出者皆無上下二筆同用出波之

理此書內類此者不可枚舉今略言其一二而已其餘可類推耳

費鳳碑蓬字右上卅頭連下久之起二筆以婁氏字原證之知劉氏此刻原本初不誤也蓋重刻時鑄工之失

史晨祠孔廟銘蒙字內小橫之上無此一小直筆不知何由多出

殺字下辛字造倚碑重臺碑凡二字攷此二碑皆

稷日稷即日昷也此乃誤以爲平聲祖紅切謬矣此
條一楷二隸皆刪

景君碑忠字下內一點非內向

鄭固碑忠字前後再見其前一忠字上是方口其後
一忠字是圓圈用篆勢此碑之字每以篆法參入隸
也劉氏此刻專取其後用篆勢者不必改方口亦可
愚謂漢碑中有一字前後數見者如
有異勢自應並載之以俟學者採擇但婁氏字原沿
其圓勢而誤爲斜角之形則謬矣至近日顧氏隸辨

則專採其前方口者此碑後半中段久湮至乾隆四十三年始出土則顧南原未之見耳

婁氏武梁祠畫像碑祝誦氏以誦爲融按史氏學齋佔畢以祝誦爲沮誦與洪釋之說不同婁氏即据洪釋亦止以資攷異可耳豈宜竟以誦爲融乎附識於此

三鐘

孔宙碑恭字下小左點作向右迴彎右二點向左迴

粵不知此書何以忽誤作兩邊四個圓圈之形以致
婁氏字原亦沿之此書之謬莫有甚於此者

魏大饗碑匈字此書謂即冑不知此碑云匈奴單于
豈得誤爲冑乎此條應刪

孔宙碑靡字內邕𠂔下誤多一橫口下弓誤作弓

婁氏字原蹤字引郭仲奇碑魯峻碑皆以縱爲蹤
而援漢書蕭何傳發縱指示句不知蕭何傳顏師
古注已駁正矣豈其讀漢書而不知顏注耶二碑

以縱爲蹤固不必疑而蕭何傳所不當引姑附記
於此

五支

鄭烈碑馳字婁氏字原右邊也上左筆起處另自一
小撇不與下長彎相連此可以證劉刻之誤也劉刻
蓋本不誤其上起處似一小撇甚微轉嫌婁刻過於
放長耳然劉本今已被工匠重鑄竟似與長彎連下
矣若非字原竟莫之省也字原亦竟有禪益處

字原云孫叔敖碑技即祇字集韻音示蓋借用按
孫碑見技首蛇爾雅枳首蛇謂有兩首技不端也
此條因集韻而謂技即祇字集韻同音之字此類
甚多豈可牽合謂即祇字乎附記於此

字原李翊夫人碑虧即戲字按李翊夫人碑於戲
夫人不當入支韻戲字下也附記於此

隨字條下婁氏字原增入隋字云穀阮君神祠碑
其祀隋廢集韻隨文帝省隨之以爲代號而史

傳已多假借用此字按穀阮神祠碑自是隳廢之
隳非隨也不當誤引又按婁氏字原每條下多沿
劉氏此書爲之或又增數字於後有沿而誤者有
增而誤者今皆附記於此

六脂

史晨祠孔廟銘雖字顧氏隸辨改正字原之誤似有
所見然字原因劉刻而致誤耳此碑雖字左半正在
石泐處存攷可矣

梨至犁凡楷書四條隸六字皆應在十一齊部內黎字之下

婁壽碑後字即栖遲之遲又作遲遲又作遲遲又作後也不應特出後字信此刻是坊賈輩所爲耳

校官碑畀字借作俾字當入俾字下非尊卑卑字也或謂是畀字亦非

禮器碑彊字右半內下双其上彎折處稍多出

武梁祠像碑祇右邊中橫之末上有小點而其末筆

不如此放長波此書內凡遇此碑字多失在放尖太過此碑本漢隸之極細者故不甚有出波之地

王純碑糜是糜字不應入糜下此洪文惠所已言者七之

孔宙碑熙字左邊內下一轉筆誤橫穿內右邊己中間開口處誤多向上半直

婁壽碑嶷字下半左吳右忌皆誤

八微

楊淮碑題字左日之上誤多一橫畫

九魚

楊君斜谷碑於字數見其作於者上一點與下半長
彎不連其作才者亦與後人楷勢不同此所摹竟似
後人楷書矣

唐公房碑居字下口是方非圓石本極明白不知何
以致誤字原改正是

禮器碑肯字中間橫畫之上誤多出一小直

武梁畫像碑初字左衣之內原石是一小直其末微帶起似橫而非橫亦非另起也此作中間另出一小橫筆失之字原亦沿此誤

十虞

魯峻碑娛字右口之上左右皆無穿過頂上之筆此誤

石經尚書無字左頂一撇竟作後人楷勢矣石經尚書拓本固無全帙以予所見洪範無有淫朋實不如

此此未可据

魯峻碑母字此採入母字下按魯峻碑未有禁止詞
之母字也此是遭母喪之母字不應謬誤至此

魯峻碑便字右下升是穿上之筆此摹誤

十一模

孔宙碑陰盧字頂上直筆微有欲穿下意方合走頭
之勢此摹竟不穿下蓋南宋時權場北碑已不能盡
得精拓矣

隸韻

攷證上

七

尉氏令鄭君碑呱字此碑在隸續第十九卷弱睽孤
句是孤無呱字劉氏此刻必不能出於洪氏所見之
外也此碑下半原在土中昔張力臣撰濟州碑考嘗
歎此碑下半湮霾無由出土今方綱力勸黃秋盦與
州牧劉君謀之竟升扶全碑矣實不見有此字存疑
可耳

十四皆

夏承碑皆字左上匕之起處誤多一折婁氏字原又

因而誤爲另多一筆則謬之甚者矣

十六哈

孔廟置卒史碑來字中二人原石並不出波此直誤作楷勢

鄭固碑裏字石無此字洪釋已無此亦存疑可矣

戚伯著碑十字右下多出一筆必非無因也而此碑今無拓本婁氏字原又微異愚詳考之如史晨饗孔廟碑材字此書所未收今以精拓本諦審之其右下

一筆作自左而右之勢而其再下又有一小筆亦作自左而右掠之勢即以此書所載郭究碑其右邊第二橫畫亦是自左而右視字原爲可据其下亦又有一小筆亦是自左而右之掠勢非直下之點也以此推之則戚伯著碑右下多出一小筆亦是右掠之勢戚碑字多奇異或劉韻爲得其實耳

此部內婁氏字原哉字重出兩個七十二皆夏承碑也而又皆誤附記於此

十七真

戚伯著碑仁字左邊人旁作雙直蓋篆書之勢似作二直而非二直也此豈得泥以爲一撇下二直乎即如夏承碑仁字用篆勢亦似二直而非二直也敬告學隸書者如必欲依此勢則寧從篆勢爲之而勿援据戚伯著碑則不至於啟妄作之流弊矣

魯峻碑民字上口之下橫右內垂注而下與中橫起處相連而未嘗又穿出中橫之下也其中橫之右末

靠上處有一小點此皆失之

武梁畫像碑鄰字左上坐此摹失

十八諄

楊君斜谷碑春字下日因讓出右捺所以上斜而下
仍平也此摹竟作半邊斜圓失之矣字原沿此而更
失

鄭固碑透字此字正在今石泐處此所摹猶可借以
想見之也字原沿此而以中間穿下之筆分爲二層

誤矣

二十文

唐公房碑雲字下厶不如此太欹斜

夏承碑薰字即策勲之勲宜採入下條勲字內非薰字也字原入勲字下是

武梁畫像碑勲字左頂無點非也原石左上有點
二十二元

卒史碑元字上第二橫右不出波

二十三 覓

魯峻碑温字作盃此摹右上作口誤

孟郁脩堯廟碑乾坤字作川與婁氏字原左了末
向外者不同按洪釋云此字與頽川字相類然即今
所存衡方碑此二字同在一石而川作川𠂆作川未
嘗相混也此字當以劉韻作川爲正

景君碑彘字下左了上出頭而此直之下半向外微
彎右下內多一小筆此皆失之

二十五寒

楊君斜谷碑韓字右半事此摹於其下一失在右內轉下多一小直耳字原沿此則更加誤

楊君斜谷碑殘字此摹每筆皆出尖鋒謬甚大約此碑筆勢通體瘦勁皆以不出尖鋒爲正

此摹本之失

夏承碑彈字左弓之上彎是二筆而此誤連作一筆其下彎之下起處是一筆折過之勢而此作另起皆

失之

此原刻之誤

武梁畫像碑蘭字內外橫畫皆不出波大約此書於
漢隸不應出波處率多誤爲出波也

此摹本
之失

二十六歡

蔣君碑寬字以分隸之勢論之心字末筆似不得上
捲內挑也所以字原此內心字改作橫波與他處隸
法心字相似然若果如此則又是一字內上下皆出
波矣恐未可執一以論也寧以劉刻爲是○平都侯
相蔣君碑豈可刪去相字竟云平都侯蔣君乎故

謂此刻是南宋坊賈所爲耳

魯峻碑官字內下之末橫稍誤長出一毫非其原勢
石經論語端字宋拓本攻乎異端端字右下微誤

二十七刪

史晨祠孔廟銘刪字左半何以致此欹斜昔蒲陽方
伯模爲陸放翁親視裝治漢隸十四卷無一字差誤
所謂無一字差誤者足知南宋時北碑隔遠其裝標
時紙痕揉溼不免有失真之慮也偶有差誤莫之能

正即如劉韻此史晨碑刪字必是所見裴治紙痕之
失也而婁氏小史直据此以摹入字原左半欹斜遂
更加甚安得不細論之

郝閣頌還字此字原石正在泐處此爲可寶顧氏隸
辨特就今所見重刻本採之所以致誤耳

魯峻碑還字此字右上半正在石泐處此刻足以資
考

二十八山

漢隸如戚伯著碑吳仲山碑羊竇道碑之類體皆奇
異若果其拓本見存則學者必詳觀慎取勿戾於正
斯亦可矣今其拓本不存僅据輯隸者傳摹之影從
而爭效之未有不啟流弊者也如山字劉韻採周憬
功勳銘中直無改而左右二直皆末尖向右或在原
碑寓參差矯變之勢學者亦當知所慎擇而今遽就
後人所摹以爲隸體有如此者則何以處前所論孔
宙碑恭字史晨碑刪字乎往時在詹事廨一同官學

隸者寫山字其中直起處作兩大開之勢其傍又多
出兩大開之斜筆歸而檢婁氏字原果有所採第四
十九表良碑山字如此然驗之洪釋板本其上岐開
之二筆未必至如此之寬出也且即使表良碑山字
有此奇異而撰集之家於此等字存而勿質又何害
乎

下平聲

一先

卒史碑先字上橫筆左邊起處略有上出之勢非另
作一筆此失之

王稚子闕先字左上起處與左下一筆皆摹誤字原
沿而加甚

史晨祠孔廟銘千字上一筆自右而左與今楷書同
勢石有泐痕恰在此處拓本竟似一橫畫以致劉韻
誤摹如此足見此一微泐痕南宋時已然矣字原乃
改爲自左而右以合於隸勢而豈知此處實不如此

武梁畫像碑千字頂上一筆亦是自右而左婁氏似知欲改而仍誤何也豈南宋時北方之碑精拓本難得如此乎

楊淮碑年字頂上一折直下此作二筆誤

魯峻碑鬲字左上三筆斜逆掠過此摹太短則非其勢矣蓋亦拓本失真之故

二僊

華山廟碑延字右上太方末筆起處原石與左下筆

接連此誤離開

鄭固碑延字左下之末不如此出尖

鄭固碑焉字石泐諦審下半尚露右點亦活筆不似上三點之圓也此在碑下截久已殘失雍正六年始出土知者甚少

校官碑軋字右上非一圓點亦非有一小橫乃是斜拂小筆連下也

禮器碑軋字右上是山非人

言部
一
一
一
虔字下採楊君斜谷碑更字按此是更非虔此誤作
虔字

樊敏碑交字洪釋云即究字此誤作穿宜刪

武梁畫像碑顛此誤爲顛宜改正

先部內字原載孔宙碑云以爲天字按孔宙碑自
有天字反置不採乃取此字此是於六時靡句云
即變也訛謬極矣又賢字條下引校官碑臥字謂
與劉熊碑雀鳴一震皆蒙上文故賢鶴从省此不

知何人謬說乃誤採之附記於此

三蕭

唐公房碑堯字此在碑之第一行正今石泐闕處此字足以資考

鵬字下字原尉氏令鄭君碑鵬字與鵬同按此字尚宜再考未可遽執爲定說也附記於此

四宵

韓勅碑陰瑤字此摹右下橫內無二小直筆今世所

傳拓本此處亦皆無此二小直筆然予所藏宋拓舊本此右下大橫之下實有二小筆不意劉氏在南宋時亦已不見精拓以致如此

蔣君碑橋字非橋也應入上聲矯字

字原昭字下云嚴訢碑去斯照照義作昭按此非借用義作昭也唐以前人書昭明之昭字皆下有四點其映照之照讀去聲者則下無四點所以杜詩才兼鮑昭愁絕倒是無四點鮑明遠之名作昭

而讀去聲也黃庭經照照則是有四點讀平聲也
嚴訢碑照照正是漢人書昭昭之昭豈得云義作
哉此可見南宋時已無詳考此字之原委者矣而
其書名曰字原何哉附記於此

六家

鄭固碑嗚字此字在碑之下截殘石一片久湮不出
雍正六年始出土濟寧人李鵬得之今嵌學宮之壁
此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尚可辨惟劉氏此刻足以證

隸韻

攻證上

七

之

夏承碑蒿字頂上二筆非橫點乃逆注也惟宋拓乃辨之

卒史碑衰字下左撇末頓不出鋒尖此誤

魯峻碑陰毛字此所謂魯峻碑陰者即洪氏隸續所載魯峻碑陰也隸續云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据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碑載干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君作諡此有馬丁夏侯姓

者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按南宋時北來之碑多憑傳聞之說苟非實有確据未可遽信也以今考之實非魯峻碑陰也此碑今在濟寧州聖廟二門之東壁下予嘗親到碑下碑甚高登二案始能手及其額乾隆壬子三月三日竊嘗手題姓名一行於碑額之空石間手拓其陰以歸與此無一字同者此洪氏隸續所載魯峻碑陰不知是何碑之陰誤附於此非予親到碑下孰辨正之

即如韓勅禮器碑兩側題名洪氏所不載婁氏字原
第二百九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沈虞卿名爲韓
勅碑兩側題名劉氏隸韻目爲韓勅碑陰而不敢定
爲禮器碑陰也南宋時北碑之難得如此

夏承碑咄字右內之左邊中一小橫此誤多出上彎
九麻

魯峻碑彎字中直之上頂無向左彎出之筆此誤多
出

唐公房碑瓜字碑石此字已泐而黠淡中尚可想見
劉氏此刻可寶也婁氏字原複出兩個廿三而兩個
皆謬

字原載余字條下又引所謂臥雀蒙上文之說前
已辨其謬矣此條又云鏡銘竟字非蒙上文豈未
讀漢書竟寧年號乎附着於此

十陽

楊淮碑楊字右下內是三撇此處合外內凡五筆此

隸韻

攷證上

九

尚少一筆

袁良碑方字今無拓本可驗凡若此類即使非甚誤亦寧且慎之

芒下周馬李三碑按周碑芒緇李碑阨芒馬碑迫芒此以卽艸頭字芒迫也狹也此條一楷三隸皆應歸入聲二十陌部內非陽韻芒字也

楊淮碑將字右內無上複出之一橫畫不知何以誤多出

夏承碑傷字左人之頂橫掠處其右末不出尖而此
誤出尖右中橫之末出波而此反不出波

暢字一條一楷四隸皆改歸去聲

禮器碑艮字右良不如此欹斜此等之誤亦由爾日
裝標紙壞所致說見前刪字矣

十一唐

魯峻碑前有堂構之堂後有棠棠之棠說者以爲皆
堂字也劉氏隸韻取此碑棠棠之字入棠字下又取

堂構之堂入堂字下蓋集隸爲韻自應如此不得以
崇借爲堂遂轉刪其堂構字也婁氏嗜異每多收假
借之體觀者必据婁氏所採而笑劉氏之拘泥吾甚
不欲從婁而寧從劉矣

魯峻碑郎字左頂起處不如此過仰下內小直筆與
下橫不連

楊淮碑郎字左上一筆却是大彎自右垂其下無小

直筆此皆失之

此原本之誤

孔宙碑康字中橫之左邊不如此外出

魯峻碑陰康字非魯峻之碑陰不知何碑之陰也已
詳前毛字下矣後不具述

鄭固碑中字左上小橫之外不出頭此誤

原本之誤

夏承碑皇字下內二小筆之左一筆亦誤出尖大約
凡出尖者皆有失也此書尚可摘一二說之若婁氏
字原則不勝其枚舉矣

此摹本之失

十二庚

魯峻碑庚字右下正在石泐處不能因石泐遂以爲無此右下之末點也子藏極舊之精拓本諦審此處實有一點之起勢可辨想南宋時此間亦因泐痕致掩其點劉刻不深詳遂摹如此而婁氏字原因之使學者竟謂漢隸庚字末無此點不可不辨也

華山亭碑亨字按此碑末句永亨利貞此是亨字非亨也不得以亨利貞相連遂誤作亨也子方謂集隸爲韻應視其字體不應盡從假借而今又謂此亨不

應作亨者正謂恐啟嗜異者之互核耳漢隸亨字豈
無他碑可採而必採此乎

景君碑彭字末筆不放尖波

武梁畫像碑兵字頂上是一小撇自右而左不與左

直相連

此原刻
之誤

夏承碑明字右月內之下小橫不如此止作一半而

多空其右

原本
之誤

景君碑鳴字右鳥內上半是連三小橫合下一大橫

凡四筆此摹少其一筆

原刻只三筆

史晨祠孔廟銘生字左頂起筆不如此太長垂下竟

似楷書矣

原刻微短摹本稍長

卒史碑牲字左牛上橫起頂不如此之過彎右生上

橫起處則無此上出之筆

此摹本之失

卒史碑瑛字右末是斜掠一點此誤作捺

楊君斜谷碑榮字上左火之靠外是二筆與其中間

亦作二筆相應

此原刻誤

十四清

鄭固碑旌字右下是王不出頭此摹誤

禮器碑并字上左一筆是自左而右其下二筆皆穿上出此碑并字前後再見此皆失之

婁壽碑聲字左土上短下長耳右直上留空而下小橫之末左不穿出其右上橫不出波其下撇另起起有向外之彎此皆不合

原刻左土上短下長此摹本之失

禮器碑聲字右上不如此純方今此口之下橫外未

微有石泐一線恐觀者不察以爲劉韻得其未泐時之真影則又失之故不可以不辨

孔彪碑正字凡三筆皆似後人行楷之點有出尖矣然此碑乃漢隸之最近楷勢者此字筆勢實如此並非摹誤。按正字自應入去聲雖所採桐柏廟碑前後再見亦摠以入去聲爲是

楊淮碑城字右內フ此作小橫誤

原刻之誤

卒史碑史晨碑誠字右內フ之肩皆穿過末一長筆

此皆失之史碑右末長筆收處尖波竟作楷勢則大

誤

原刻之誤

武梁畫像碑令字左右無波下亦無此斜波

史晨婁壽二碑營字中一上皆無此點

十五青

孔彪碑冥字下大之撇與後人楷勢無異愚嘗謂此碑是隸中之楷也此反摹誤

孔宙碑銘字左上內一小筆亦非出波

摹本之誤

史晨碑廷字右上小筆末不出尖左邊中間凡作兩個向內迴折之筆其第二個迴折另自爲一筆第二迴折之下末長出左外一分許不與上下相連而左頂之橫點自左而右却有向內微出之尖此皆失之王稚子闕靈字中間一橫與下亞之上橫相齊不如此太短其內二小筆則是對挑二點非二直也

魯峻碑齡字左上止之末橫不與下直相連其止上

內右是向左一點亦非小橫

原刻
之失

卒史碑經字系旁上第二筆此摹出外太尖不成字
勢矣此書後第十卷入聲二十六緝內給字系旁亦
有此失不另具說

史晨碑經字左下小直太過

十六蒸

武梁畫像碑繩字末不出波

史晨碑稱字右三點非圓也其下二橫相齊何以上
橫有出波乎

孔宙碑稱字左上一筆是逆非順右上一筆及三小點皆向右作波而此反不出波

魯峻碑陵字右上第三橫無出波此誤作波

十七登

史晨碑增字今石已泐以舊時精拓本驗之其左內

點非圓右上二筆非尖

此摹本之失

十八尤

韓勅碑陰邾字左下不如此太圓竟成篆勢矣漢隸

諸碑惟鄭固碑字有帶篆勢者韓勅碑則惟盛下皿字微寓篆勢餘字無此不得使學者謂韓勅碑却字有篆勢也

卒史碑牛字起處一小筆不如此垂下

婁壽碑攸字右上橫不與左內一直相牽此誤

史晨碑條字右邊第二橫畫是平非斜

王稚子闕州字中直之末亦向左彎出此誤作直

孔彪碑彪字左下一撇不出尖此誤出尖而又太短

十九侯

王純碑謀字言旁六橫畫皆斜右高左下婁氏字原亦依此宋槧本不誤而毛氏汲古閣重刻字原六畫皆平其失如此姑舉一以見其概

二十一侵

卒史碑壬字雖不誤然此碑壬寅字凡三見其第一壬字中橫長出其後二壬字乃三畫相竝而未橫亦與上二橫等是以與王不同也今不用其前一壬字

專用其後二字而又將下一橫過於長出則直成王
字矣愚所以說凡碑內一字數見者如略無小異則
止採其一如稍異則宜分析著之劉氏此書竟不知
於卷前別撰凡例耳

夏承碑臨字左臣內缺其口之右邊小直此字正在
華東沙所藏宋拓本闕三十字之內以吳山夫所見
舊碑補之則此臣旁中口實有此直也後又從一友
處見舊拓本乃此臣旁竟無此右邊小直前九魚部

內除字左下內二小彎之下多出一點此舊拓本亦與相同是則足以資攷異者此二處必非漢碑所有然既有一舊拓可證則其沿自何時不可遽詳姑記於此但學隸書者不得援此以增新耳婁氏字原亦沿此

武梁像碑陰字右上筆無出波

二十二覃

孫根碑觀字婁氏字原收入耽字下按字原以觀爲

耽字竹邑相張君碑觀觀字與虎視連文收入耽字
自可耳若孫根碑觀毅無所据之書亦無所据之義
洪氏隸釋謂是耽字亦不著其所由遂可据以定爲
耽乎。○孫根碑觀毅字从龙與从見者不同洪釋不
知何据謂即耽字也若易虎視耽耽是疊字亦
本不與毅義相連蓋洪氏以爲虎視必是威嚴之字
故與毅字連合耳然虞注下眈貌非專以威義爲訓
也即王注威而不猛亦因下視意演出之不專訓威
也即使兼威義亦是兩字雙疊爲文其孫根碑觀毅
既非尤旁又非雙疊之訓何所据而以爲即耽字乎
劉氏乃以楷書標出耽字即以孫根碑觀字收入又
無別碑他條可以互證此啟學者臆斷之弊斷不可以爲訓

卒史碑南字中間二小直筆不如此穿上

二十三談

老子銘三字此碑今未見拓本不知第二橫畫果如此近上遠下乎婁氏字原諸字多沿此書爲之而此第二橫却不然也以篆法論則惟王字第二畫近上王即字尚不可而况三乎嘗與友人論篆或有援某印章三字中畫近上者實不知其所本得非即因劉氏此刻而相沿弗深攷耶凡事非實有所據則寧闕

之

二十四鹽

夏承碑殲字右上多出一小橫而其上又誤作圓點
婁氏字原亦沿此其誤固不待言矣乃婁氏之書又
出一去夕旁之戴字云淳于長碑義作殲不思其上
標目七十二者即夏承碑也淳于長即夏承之官此
碑又無二殲字實不解其謬誤之由矣

瞻字用孫叔敖碑瞻字此碑嚅字借作優游之游已

詳具於洪氏隸釋而劉未之知乃誤爲之廉切字此
書實出爾日坊賈輩所爲何疑乎此條一楷一隸皆
刪

楊淮碑廉字內上是左右分掠之二點其內二直下
不穿出下點之上並無此多出之橫畫此蓋爾日所
拓紙墨有失而致誤

二十六嚴

孔宙碑嚴字正在今石泐處此所摹足以資攷

二十七咸

石經尚書鹹字尚書洪範石已不全此句尚可見而左半正在泐處左半不如是之濶不知左半果如是否其右上實有點而此失之

二十八銜

魯峻碑巘字內右下与與未又離開不連此誤連此原
本之誤